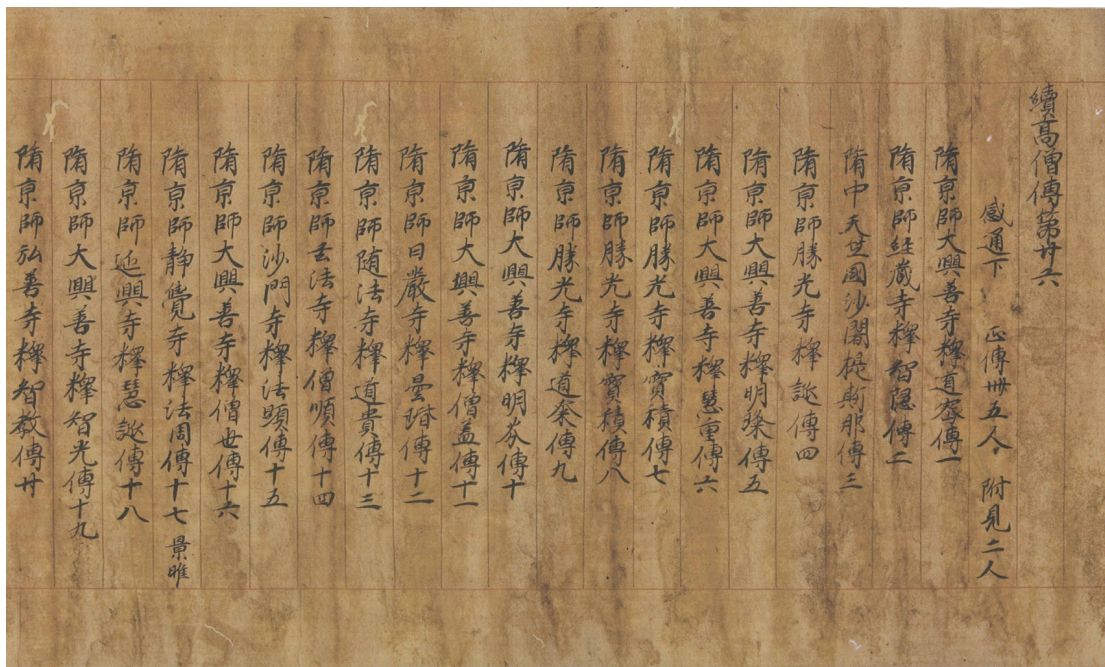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

〈釋道密傳〉、〈釋智隱傳〉、〈闍提斯那傳〉



七寺藏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

《續高僧傳》研讀班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39 期 2022.12

《釋道密傳》 主譯者：許凱翔

譯注範圍：卷 28，感通下·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

譯注底本：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（2016 年重印版），頁 1083-1085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

○原文一

釋道密，姓周氏，相州〈1〉人。初投耶舍三藏〈2〉師習方藝〈3〉，又從鄴下〈4〉博聽大乘〈5〉，神思〈6〉既開，理致〈7〉通行。至於西梵〈8〉文言，繼迹前列〈9〉，異術勝能，聞諸齊世。隋運興法，翻譯爲初〈10〉，勅召入京，住大興善寺〈11〉。師資道成〈12〉，復弘梵語。因循法本〈13〉，留意傳持〈14〉。

●譯文一

釋道密，姓周氏，相州人。起初向耶舍三藏學習方術，又跟隨到鄴城廣泛聽受大乘學說，靈感思維已經開啓，能通貫大乘佛教的義理情致。他的梵文語文俱通，得以接續前賢翻譯之業，神異方術與優越能力，聞名於北齊。隋代振興佛法，以翻譯佛典作爲開端，下敕召喚道密入大興城，駐錫於大興善寺。透過師徒之間傳授，而使教學有成，再次發揚梵語。道密翻譯沿襲梵文經文，用心傳承梵文真義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相州：參郭珮君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三）〈釋道豐傳〉〉，頁 150，注 1。
- 〈2〉 耶舍三藏：耶舍，【七】【興】「邪合」。耶舍三藏全名那連提黎耶舍（490-589），北天竺烏場國人，其事跡見唐·道宣撰，郭紹林點校，《續高僧傳》卷二〈譯經篇二·那連提黎耶舍傳〉，頁 33-36。北齊鄴都天平寺爲其譯場，參張弓，《漢唐佛寺文化史》，頁 401。此外，耶舍三藏所譯《德護長者經》添加關於「月光童子」之讖語，預言隋代爲佛法末世之大國王，證明隋之天命。康樂認爲此即轉輪王觀念傳入中國後，受傳統政治思想與大乘佛教影響，形成「轉輪王即佛」的新觀念。參康樂，〈天子與轉輪王——中國中古「王權觀」演變的一些個案〉，頁 206-208。
- 〈3〉 方藝：義近所謂方術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四〈義解篇十·釋道基傳附寶暹傳〉：「暹神志包摠，高岸倫儔，談論倚伏，態出新異，數術方藝，無學不長，自預比肩，莫有淪溺。」（頁 476）方術在東漢以降被認爲是融合道家、陰陽家、數

術（天文、五行、蓍龜、雜占）、方伎（醫、房中、神仙）、巫術咒法等內容的技術，且被視為道術。施行道術者則被稱為道士。僧人中擅長這類道術者，也被稱為道士或道人。參酒井忠夫、福井文雅，〈什麼是道教〉，頁 15-20。

- 〈4〉 鄴下：參郭珮君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三）〈釋道豐傳〉〉，頁 151，注 6。
- 〈5〉 大乘：指大乘經論，此處指廣泛聽聞大乘經論。梁·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，湯一介整理，《高僧傳》卷二〈譯經中·鳩摩羅什〉：「廣誦大乘經論，洞其祕奧。」（頁 48）
- 〈6〉 神思：靈感與想像思維。梁·劉勰著，詹銜義證，《文心雕龍義證》卷六〈神思第二十六〉，頁 973-975。
- 〈7〉 理致：義理情致。北齊·顏之推撰，王利器集解，《顏氏家訓集解》卷四〈文章第九〉，頁 249。
- 〈8〉 西梵：指印度，相對於中國的東華而言。唐·道世，《法苑珠林》卷六〇〈呪術篇第六十八·述意部第一〉：「然陀羅尼者，西梵天音，東華人譯則云持也。」（T53n2122_060：0734c22-23）
- 〈9〉 列：【再】「烈」。
- 〈10〉 關於隋代譯場的發展，參張弓，《漢唐佛寺文化史》，頁 403-404。
- 〈11〉 大興善寺：寺，【七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一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〈譯經篇二·那連提黎耶舍傳〉：「（開皇）二年七月，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，住大興善寺。其年季冬，草創翻業。」（頁 35）大興善寺位於長安城南靖善坊，佔一坊之地，鄰近朱雀大街，現今則為西安市大興善寺公園。該寺在西晉原為遵善寺，隋文帝開皇二年（582）下敕改建，作為隋營建新都的工程之一，成為隋代國家寺院。此外，該寺也同時是密教在中國的發源地與國家譯經館。神龍中至景雲年間（706-710），韋后（?-710）追贈其父為酈國公，而將大興善寺改名為酈國寺，但景雲元年（710）即恢復原名。見清·徐松撰，李健超增訂，《增訂唐兩京城坊考（修訂版）》卷二，頁 52。大興善寺約佔靖善坊一坊之地，靖善坊面積則約為 261,082 平方公尺，因此該寺被認為是長安城內面積最大的寺院。參孫昌武，〈唐長安佛寺考〉，頁 19。
- 〈12〉 師資道成：透過師徒之間的傳授，而使學習有成。唐·栖復集，《法華經玄贊要集》卷七：「能為師所聽為資，資順於師，師順於資，既若相順，則師資道成矣。」（X34n0638_007：0316b03-04）
- 〈13〉 法本：指梵文經文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〈譯經篇二·闍那崛多傳〉：「寺曰大興善也，於此寺中傳度法本。」（頁 39）

〈14〉 傳持：流傳護持。《續高僧傳》卷八〈義解篇四·釋寶象傳〉：「又屬僧崖菩薩出世，為造經本，因爾傳持，至今不絕。」（頁269）

○原文二

會仁壽塔興〈15〉，銓衡德望，尋下勅召送舍利〈16〉于〈17〉同州〈18〉大興國寺，寺即文帝所生之地，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。〈19〉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〈20〉此寺中，于時赤光照室，流溢外戶，紫氣滿庭，狀如樓閣〈21〉，色染人衣，內外驚禁。孀母〈22〉以時炎熱，就而扇之，寒甚幾絕，困不能啼。有神尼者，名曰智仙，河東蒲坂〈23〉劉氏女也，少出家，有戒行。和上失之，恐其墮井，見在佛屋〈24〉，儼然坐定。時年七歲，遂以禪觀為業〈25〉。及帝誕日，無因而至，語太祖〈26〉曰：「兒天〈27〉佛所祐，勿憂也。」尼遂名帝為那羅延〈28〉，言如金剛不可壞也。又曰：「此兒來處異倫〈29〉，俗家穢雜，自為養之。」太祖乃割宅為寺〈30〉，內通小門，以兒委尼，不敢名問。後皇妣〈31〉來抱，忽見化而為龍〈32〉，驚惶〈33〉墮地。尼曰：「何因妄觸我兒，遂令晚得天下。」及年七歲，告帝曰：「兒當大貴，從東國來。佛法當滅，由兒興之。〈34〉」而尼沉靜寡言，時道成敗吉凶，莫不符驗。

●譯文二

適逢仁壽年間興建舍利塔，衡量品德聲望，不久下敕徵召道密護送舍利至同州大興國寺，該寺即文帝出生之地，該地本為般若尼寺之寺基。文帝在西魏大統七年（541）六月十三日生於該寺，出生時紅光照耀室內，溢出門外，紫氣則充滿庭院，其形狀有如樓閣，色彩沾染人們的衣服，房屋內外人們驚異到無法出聲。乳母因當時炎熱，靠近為文帝扇風，文帝因寒冷幾乎氣絕，痛苦至無法啼哭。有位神尼名叫智仙，為河東郡蒲坂劉氏之女，年少時出家，有恪守戒律的操行。某次和尚找不到智仙，擔心她掉入井裡，後見其在佛堂，莊嚴坐定。智仙時年七歲，於是以坐禪觀想為志業。至文帝誕生之日，智仙無故前來，向太祖說：「這孩子受天上的佛保佑，不必擔心。」智仙於是為文帝取名那羅延，意思如同金剛力士般不可毀壞。智仙又說：「這孩子來處不凡，俗人家污穢混雜，應由我來撫養。」太祖因此分出私宅改建尼寺，宅與寺有小門互通，將文帝委託智仙，不敢過問。後來皇妣呂氏來到尼寺抱起文帝，忽見文帝變化成龍，驚嚇地跌落到地上。智仙說：「為何亂碰我的孩子，導致他較晚取得天下。」等到文帝七歲時，智仙告訴他說：「你將有大功業，從東國發展起來。佛法將受到毀壞，再由你加以振興。」智仙沈默少言，預測成敗吉凶，無不應驗。

【注釋】

〈15〉 仁壽塔興：仁壽為隋文帝最後一個年號，使用期間為601-604年。隋文帝以政治力量將佛教傳播到全國各地。他曾先後於仁壽元年（601）、二年（602）、四

年（604）三度在全國設置舍利塔，下令在同日、同時辰將舍利埋入塔基地宮，並舉行齋會為皇帝、臣民祈福。道密此次護送舍利，即在仁壽元年。這類興佛措施，一者源自文帝生長於佛寺的背景，一者出自他師法阿育王做轉輪聖王的意圖。參劉淑芬，〈中國歷史上的舍利信仰〉，頁321-322。關於仁壽年間設塔，學界有不少討論。多數學者認為文帝設塔行動有濃厚的政治意味，但對王法與佛法是否因設塔而結合，亦即是否以佛教為治國理念，則仍存在爭議。李志鴻利用舍利塔銘等材料，指出隋文帝透過設塔將皇帝與人民連結成一義邑之整體，皇帝身兼世俗君主與佛教事務領導人的角色。前述研究回顧及李志鴻之論，可參李志鴻，〈隋代的王權與佛教——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〉，頁105-126。

- 〈16〉 舍利：又稱舍利羅，原指火葬後的遺骨。釋迦牟尼滅度後，信眾對其遺骨進行膜拜，形成所謂舍利信仰。塔則是為了安置舍利而建，一般稱為舍利塔。在早期佛教無像時流行崇拜舍利與佛塔，以旋塔禮拜為功德。參劉淑芬，〈中國歷史上的舍利信仰〉，頁318。
- 〈17〉 于：【七】【興】「子」，【宋】【磧】「干」。【郭】據【再】【趙】校改，可從。
- 〈18〉 同州：同州在北魏時為華州，與馮翊郡並置。西魏改名同州，隋初廢郡，煬帝時廢州而復立馮翊郡，唐代又置同州。唐·杜佑撰，王文錦點校，《通典》卷一七三，〈州郡三·古雍州上·馮翊郡〉，頁4514。《隋書》卷一〈高祖紀上〉：「皇妣呂氏，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，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，紫氣充庭。」
- 〈19〉 大興國寺：唐·法琳，《辯正論》卷三〈十代奉佛上篇第三〉：「高祖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，生于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。……仍為神尼護持保養，及登大位爰憶舊居，開皇四年奉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，以般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。」（T52n2110_003：508c18-27）樊波指出大興國寺本為楊忠宅邸一部分所改造的尼寺，性質近似家寺，文帝登基後改名大興國寺。在此背景下，該寺自然成為文帝指定奉送舍利之所。參樊波，〈同州大興國寺沿革考〉，頁108-109。
- 〈20〉 於：【七】一。
- 〈21〉 闕：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闕」。
- 〈22〉 孀母：乳母。魏晉南北朝的皇室與貴族家庭，常見選用乳母協助照顧新生兒的情形。參李貞德，《女人的中國醫療史——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》，頁205-246。王邵《隋祖起居注》則記載為「帝母」。見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卷乙〈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〉引《隋祖起居注》（參校文獻一）。

- 〈23〉 河東蒲坂：指河東郡河東縣，今中國山西省永濟市。《隋書》卷三〇〈地理志中·冀州·河東郡〉：「河東，舊曰蒲坂縣，置河東郡。開皇初郡廢，十六年析置河東縣。大業初置河東郡，併蒲坂入。」《通典》卷一七九〈州郡九·古冀州下·河東郡〉：「河東。漢蒲坂縣。春秋秦晉戰於河曲，即其地也。有蒲津關，後魏大統四年，造浮橋；九年，築城爲防。大唐開元十二年，河兩岸開東西門，各造鐵牛四，鐵人四。其牛下並鐵柱連腹，入地丈餘，并前後鐵柱十六。媯汭水，今有舜廟在焉，其廟周宇文護所造。又有雷首山，夷齊居其陽，所謂首陽山也。有風陵堆，與潼關相對。」
- 〈24〉 佛屋：供奉佛像之房屋，即佛堂。《晉書》卷三二〈后妃傳下·康獻褚皇后〉：「桓溫之廢海西公也，太后方在佛屋燒香，內侍啓云『外有急奏』，太后乃出。」
- 〈25〉 業：【七】「葉」。
- 〈26〉 太祖：指隋文帝之父楊忠（507-568），其事蹟見《周書》卷一九〈楊忠傳〉。
- 〈27〉 天：【初】「大」。
- 〈28〉 那羅延：《北史》卷一一〈隋高祖文帝紀〉云：「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，諱堅，小名那羅延。」那羅延指如金剛般不可壞。參劉威，《中古王權與佛教》，頁157。
- 〈29〉 異倫：不一樣。王勃〈春思賦〉云：「風物雖同候，悲歡各異倫。」見唐·王勃著，清·蔣清翊註，《王子安集注》卷一，頁13。
- 〈30〉 割宅爲寺：將莊宅布施供作寺院。參道端良秀，《唐代佛教史の研究》，頁466-468。
- 〈31〉 皇妣：指隋文帝母呂氏，字苦桃。開皇元年（581），文帝受禪時追尊爲元明皇后。《隋書》卷一〈高祖紀上〉；卷七九〈外戚傳·高祖外家呂氏〉。
- 〈32〉 龍：應指中國本土有鱗、爪，居住於水域的靈獸，而非印度佛教中的大蛇那伽（Naga）。那伽一詞在中國被譯爲龍後，與中國本土的龍結合，形成龍王龍女的形象。參季羨林，〈印度文學在中國〉，頁179；閻雲翔，〈論印度那伽故事對中國龍王龍女故事的影響〉，頁373-415。
- 〈33〉 惶：【七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遑」。惶、遑二字可以通同。
- 〈34〉 兒當大貴，從東國來。佛法當滅，由兒興之：指隋文帝將崛起於山東地區，佛教將因北周武帝（543-578, 560-578 在位）毀佛而衰落，再由楊堅加以恢復。姜望來指出此讖言爲文帝受周禪提供依據，顯示其受佛教徒與山東地區勢力的支持。此讖言以文帝興於山東，以及智仙出身山東等線索，突顯楊隋與山東地區的淵源。參姜望來，《謠讖與北朝政治研究》，頁168-193。

○原文三

初在寺養帝，年至〈35〉十三方始還家，積三十〈36〉餘歲，略不出門。及周滅二教〈37〉，尼隱皇家，內著法衣，戒行不改。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〈38〉，重興佛法，皆如尼言。及登位〈39〉後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〈40〉，以為口實。又云：「我興由佛法，而好食麻豆，前身以〈41〉從道人裏來。由小時在寺，至今樂聞鐘聲。」乃命史官王劭〈42〉為尼作傳。其龍潛所經四十〈43〉五州，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，因改般若為其一焉。仁壽元年，帝及后宮〈44〉同感舍利並放光明，砧鎚〈45〉試之，宛然無損，遂散於州〈46〉郡〈47〉。前後建塔百有餘所，隨有塔下皆圖神尼，多有靈〈48〉相。

●譯文三

智仙起初在尼寺撫養文帝，至文帝十三歲時才讓他返家，自身三十餘年皆不出門。至北周武帝詔毀佛道，智仙隱身楊家，將法衣穿在外衣之內，不改持戒。文帝後果從山東地區入朝成為天子，重新振興佛法，皆如智仙所預言。待即位後，文帝每每在群臣面前，追念阿闍梨（智仙），成為其經常談論的內容。文帝又云：「我因佛法而崛起，而本身愛吃麻豆，前生應是從僧人轉世而來。由於小時候住在寺中，至今喜歡聽到鐘聲。」於是命史官王劭為智仙作傳。文帝登位前經過的四十五州，皆同時設立大興國寺，便更改般若尼寺為諸州大興善寺之一。仁壽元年（601），文帝與皇后同時感獲舍利，全都放出光芒，在砧板上用鎚子測試舍利，彷彿沒有損傷，於是將舍利發散至各州郡。前後建立百餘座舍利塔，各座塔下皆繪有智仙畫像，多有靈驗之相。

【注釋】

- 〈35〉 至：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【宮】一。
- 〈36〉 三十：【七】「卅」，【興】「冊」，【初】【宮】【宋】「四十」。
- 〈37〉 周滅二教：此指北周武帝（560-578）禁毀佛道二教之行動。《周書》卷五〈武帝紀上〉：「（建德三年五月）丙子，初斷佛、道二教，經像悉毀，罷沙門、道士，並令還民。並禁諸淫祀，禮典所不載者，盡除之。」
- 〈38〉 自山東入為天子：參本傳注 34。隋唐時期的山東，大多是指太行山以東，黃河以北的河北道地區。隋唐山東士族仍常以郡望家世標榜，有時為強調其悠久的歷史傳統，會將秦漢時期以崑山以東為山東的觀念加諸於自身的言語、論述之中。參張榮芳，〈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〉。
- 〈39〉 位：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【宮】「祚」。
- 〈40〉 阿闍梨：指僧人的導師與模範。參廖宜方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六）〈釋道仙傳〉〉，頁 182，注 62。

- 〈41〉 以：【七】【興】【初】「似」。
- 〈42〉 史官王劭：劭，【七】「幻」。王劭在文帝受禪時任著作佐郎，後因母憂去職，期間在家私撰北齊書，因違反私撰史書禁令而被內史侍郎李元操上奏舉發，書則被朝廷沒收。文帝閱覽其著而大悅，便改任王劭為員外散騎侍郎，參與起居注的修撰。王劭後又因上奏祥瑞而拜著作郎，其後屢以祥瑞取悅文帝，但在煬帝朝以此求媚不成，反被遷為秘書少監，後卒於任上。王劭典國史期間，撰有《隋書》八十卷，該書為記言體的雜史。他另撰編年體的《齊誌》與紀傳體的《齊書》，以及採集經史謬誤的《讀書記》。但除《讀書記》以精博著稱外，其餘著作評價不高。見《隋書》卷六九〈王劭傳〉。由於隋代禁止民間私撰國史，因此隋代的當代著述皆以官方資料為主，集中於地理方志、雜史雜傳與典章制度。其中，雜史雜傳內容多迎合文帝以祥瑞證明政權合法性的需求。參張榮芳，〈唐代的隋史著述及其對隋的評論〉，頁 416-422。
- 〈43〉 四十：【七】【興】「冊」。
- 〈44〉 宮：【七】【興】「雲」。
- 〈45〉 鎚：【七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碓」。
- 〈46〉 州：【七】【興】「洲」。
- 〈47〉 郡：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部」。
- 〈48〉 靈：【七】【興】「雲」。

○原文四

故其銘云：「維年月，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，敬〈49〉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，蒙〈50〉三寶福祐，為蒼生君父〈51〉，思與民庶共建菩提。今故分布舍利，諸州〈52〉供養，欲使普修善業，同登妙果。仍為弟子，法界〈53〉幽顯〈54〉，三塗八難〈55〉，懺悔行道，奉請十方常住三寶，願起慈悲，受弟子等請，降赴道場，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〈56〉懺悔。」文多不載。〈57〉密以洽聞〈58〉之譽，送此寺中。初下塔

●譯文四

故舍利塔銘云：「維年月，受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楊堅，尊敬地向十方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所有佛、法、僧陳述，弟子承蒙三寶保佑，成為百姓君父，希望與庶民共同建立斷絕煩惱、成就涅槃的世界。現今特意分布舍利，在諸州供養，希望能使世人皆修善業，同登殊妙之結果。又為弟子，所有世界與陰陽，在三途八難受苦者，懺悔修行，奉請十方世界現在的佛、法、僧三寶，願起慈悲心，受弟子等人所請，降臨前往法會，證明弟子為所有眾生顯露過失而懺悔。」舍利銘文過長，（道宣）此處不再記載。道密因其博學多聞的聲譽，護送舍利到此（同州大興國）寺中。舍利起初放入

時，一院之內光明充塞，黃白相間，兼赤斑氣，玄〈59〉繞〈60〉朗徹〈61〉，久而乃滅。道俗內外，咸同一見。寺有四門，門〈62〉立一碑，殿塔廊廡及以生地，莊嚴綺麗，晃發〈63〉城邑。

塔下地宮時，一院內充滿光明，黃光與白光相間，又見紅色或雜色之氣，迴旋環繞，明淨通徹，很久才熄滅。僧俗內外之人，都一同見證。寺院有四道門，每門刻立一碑，殿、塔、走廊、廂房及文帝出生之地，莊嚴美麗，照耀煥發城鎮。

【注釋】

- 〈49〉 敬：【初】「**敬**」，【再】「**敬**」。
- 〈50〉 蒙：【七】一。
- 〈51〉 父：【七】「又」。
- 〈52〉 州：【七】【興】「洲」。
- 〈53〉 界：【興】「**界**」。
- 〈54〉 幽顯：指陰陽。參曾堯民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七）〈釋慧備傳〉〉，頁137-138，注9。
- 〈55〉 三塗八難：指犯惡業後承受苦難的衆生。三塗指火塗、刀塗、血塗，即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。唐·澄觀述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三五〈賢首品第十二〉（T36n1736_035：0268a17-25）。八難指無緣遇到佛，或因本身障礙或所處地方影響而無法聽聞正法。八難分別為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、長壽天難、邊地難、盲聾瘖瘂難、世智辯聰難、生在佛前佛後難。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二七〈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〉（T52n2103_027：0316b3-9）。「法界幽顯、三塗八難」應可衍伸為所有世界，法界幽顯應為所有世界的生者、死者，「仍為弟子，法界幽顯，三塗八難」是為弟子、所有世界的生者死者、落於三塗八難者。隋·王劭，〈舍利感應記〉：「為弟子及皇后、皇太子廣、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，一切法界幽顯生靈，三塗八難，懺悔行道。」見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一七〈佛德篇第三之三〉（T52n2103_017：0214a14-16）。
- 〈56〉 發露：參林聖智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五）〈釋慧雲傳〉〉，頁166，注15。
- 〈57〉 向達指出道密傳所載仁壽舍利塔下銘文，與今存者差異甚大。參向達，〈攝山佛教石刻補記〉，頁476-478。
- 〈58〉 洽聞：博學多聞。《漢書》卷三六〈劉歆傳〉：「自孔子後，綴文之士衆矣，唯孟軻、孫況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。此數公者，皆博物洽聞，通達古今，其言有補於世。」